

令肢残续

青云著



到了洛阳，他住进了“牡丹客栈。”

黑面小乞神随后进了客栈，他眼看着残肢令被安排住到了后院高贵的客房。心下已打定主意。恰在这时，店小二看他那破烂样，将他轰了出来，他微笑地摇摇头直奔丐邦洛阳分舵。

不消片刻，“牡丹客栈”进来一位衣着华贵、面色黝黑的中年男子，面貌虽黑，但长得甚是英俊，手拿折扇，十足的一个阔绰子弟。

他正是黑面小神乞，他到了丐邦洛阳分舵，弟子见他，均齐呼：“恭迎长老圣驾！”他神气活现地叫了声：“免！”样子倒也神气。

在分舵，弄了一套华丽的衣衫，整个人面貌一新，但他自己倒觉得十分别扭，心道：还是我那破衣烂衫穿着舒服！

他刚进客栈的门，店小二又迎了上来，见他衣衫华丽，便满脸堆笑。

“客官，您来了？”

“唔！给我备一间豪华的客房！”

“爷您真有福气，刚才只剩了两间，前脚一位客官住了一间，剩下一间您赶上了！”一副献媚殷勤的奴才相。

黑面小神乞看在眼里，心中暗笑：“你刚才还轰我出门呢！现在又这般奴才！”

“现在的人可势力呀！”他故意调笑地说着，斜眼看着店小二。

店小二那知他就是那个叫化子，不明就里，还恭敬的问道：“客官是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吗？”

“唔！遇到了狗眼看人低的奴才！”

“哟，那家伙也太没长眼了！”

黑面小神乞听罢，禁不住“扑哧！”笑出声来，忙掩饰道：“小二，带路！”

“好喽！客官，您请！”

店小二带黑面小神乞进了客房，房布置华贵、高雅，看的令人舒服，黑面小神乞还是头一次住这么好房间，过瘾地翘着二郎腿，坐在太师椅上。

“小二，你刚才说我前边有个客官，他很有钱的样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他出手就给了小的，……嘿嘿……十两银子，嘿嘿……！”

黑面小神乞从怀中掏出一块银锭，足有二十两，顺手递给了店小二，店小二点头哈腰地道：“客官，这……这……，不太好意思吧？”说着，已将银子接过来塞进怀中。

黑面小神乞又随口问道：“那官爷住那间房啊！”一副聊天的样子。

“嘿嘿……，就在您左隔壁房，官爷！”店小二恭敬地答道。

“啊！小二，我有些累了，你先去吧！”黑面小神乞打个呵欠，向店小二道。

“好！好！客官，您有事尽管吩咐！”说罢，店小二高兴地离去。

黑面小神乞确实累了，连日来追踪，难得休息，他舒服地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天色已黑，忽觉屋顶有丝动静，黑面小神乞已然醒来，他闭气屏息听到隔壁房内两个人正在说笑，他感到事情有眉

目了。

他蹑手蹑脚潜至残肢令主窗下。

“邦主近来可好？”显然是那残肢令主的声音。

“好是好，那小子残肢令主杨旭把少邦主给杀了！”另一个声音很粗犷。

“在那儿杀的？”

“杭州密香楼！”

“邦主没派我干其它事吧？”

“没有，让你依计行事，下一站是少林，把少林掌门要干了，其它的门派就好办了！”

“放心吧！百变老叟的易容术真他妈的妙，至今没有露出丝毫破绽！”

“那就好，只要九大门派再找上那小子，残肢令主就靠自己残肢了，哈哈……。”

黑面小神乞听罢已大吃一惊，这显然是黑阴邦的人。他透过窗户的一丝缝隙，看到了两个人的面目。

“邦主真是有高招啊！”那残肢令主的声音说出，他竟是个书生。

“消魂堂主，邦主也真能忍，少邦主被杀，难道她没有要急于复仇？”那个书生又道。

“邦主很伤心，不过她说少邦主不争气，让邦内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，还说小不忍则乱大谋！为成大事，就得先忍！”消魂堂主向那个书生讲道。

“邦主可真够狠的！”

“她让我传话给你，孤注一掷要下好这招棋，这影响到全盘计划！”

“明白了，不过……，少林不易对付！”

“放心吧！我在暗中会助你一臂之力的！”那消魂尊者说着，又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你要小心应付才是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小神乞听罢，急忙闪回屋内。心道：“好狠辣的手段，借刀杀人，伺机得利，我得先回杭州去找杨旭商榷此事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店小二已端来酒菜，黑面小神乞狼吞虎咽吃罢，向店小二道：“小二，我马上就走，你辛苦了！”

“客官，你这就走啊？我还真舍不得，欢迎您再光临本客栈。”

黑面小神乞心道：为了银子，你巴不得我再来呢！混帐小二。

“小二！”隔壁传来那假残肢令主的叫声，接着又道：“小二！给我备饭！”

“来了客官，马上就好！”店小二转身又向黑面小神乞道：“客官，我先忙着，祝你一路顺风。”说罢，点头哈腰而去。

黑面小神乞出了“牡丹客栈”，直趋洛阳丐帮分舵。

“迎长老圣驾！”众弟子齐呼。

“免！”说着他又吩咐道：“快将我那套衣服拿来！”

“长老！你穿这套衣服可真神气呵！”

“神气个屁，活受罪！你还跟我油嘴滑舌的。”小神乞说话间已换上他那身破衣烂衫。

黑面小神乞迤迤邐邐、神飞飞扬地又走在洛阳街头。

忽然，正南走来了易过容的残肢令主。

小神乞看到，心内一惊，忽又急转心思道：“我的易容术

也是堪称一流的，待我仔细瞧瞧他那百变老叟的易容术到底有多高。

心念及此，人已迎面而去。

“官爷！您施舍一些吧！”黑面小神乞嘴里说着，手已伸出，而眼睛却盯着那残肢令主的脸，看看有无破绽。

先不言有无破绽，那残肢令主已完全可以断定是假的了。因为，黑面小神乞与真正的残肢令主在江南东方府会过面。而这个残肢令主看到黑面小神乞过来讨饭，却显出厌恶的神态。

“滚！”话落，突然又从怀中摸出一点碎银子，扔给了黑面小神乞。心道：那残肢令主是侠义人士，杀人归杀人，不能不拘小节。

黑面小神乞细瞧之后，竟未看出丝毫破绽，心内不由一惊，好厉害的百变老叟，好厉害的易容术。

他见那残肢令主将碎银扔到了一边，忙不迭地爬到地上去拾银子。

起身再看那残肢令主，已疾驰而去，方向正是嵩山少林寺。

黑面小神乞一想，我何不再跟他一程，或许他在少林寺栽了跟头……

嵩山少林寺，一片诵唱声。

青葱山林间那道小石径上，一道人影已奔驰而来，他正是那个假的残肢令主。

他已到少林寺门前，两个值日僧双手合十高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到少林有事吗？”

“哼！我来找你们掌门！”残肢令主冷冷地道。接着人已

往寺门缓缓走去。

两个值日僧看他口气阴冷，双影一错，二人已威严地挡在他面前。

其中一个道：施主！少林是任人擅闯的吗？

“嘿嘿！我残肢令主想去的地方，还没有人能挡得住！少林寺又如何？嘿嘿……！”

两个值日僧一怔，复又哈哈大笑。

“残肢令主！本寺可有恩于你啊！”其中一个值日僧向残肢令主道。

另一个又接着道：“笔管镇上，我寺的百了禅师，悟能、悟净为了救你，被残杀当场，敢问施主是以恩报怨吗？”话声中已透着愤怒，悲壮和激动。

那残肢令主听罢心道：杀那悟能的便是我邪怪书生，今天又来杀你掌门，嘿嘿……。

冷嘿声中残肢令主道：“恩归恩！怨归怨！我今天既不为恩，亦不为怨，乃是为本令计划的一部分！”

“什么计划？”

“杀掉九大门派的掌门，让天下武林臣服于我残肢令主，哈哈……！”

“狂魔！”二僧大喝一声，已齐齐冲上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大喝，二僧急忙掠回身形，二人齐齐喝道：“参见掌门！”

掌门智化，一身清新的袈裟罩身，六十开外，留有花白及胸的长髯。他身后是一位浓眉大眼，蓄有三寸腮须，一副孔武有力的模样，他乃达摩堂堂主智悟。

“施主是残肢令主？”智化掌门问道。

“不错!”

“来本寺何为?”

“杀你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为了独霸武林!”

“施主! 据我所知, 你并非恶类!”

“本令是善, 是恶用你来断定吗?”

“施主, 我佛慈悲, 我看回头是岸, 希望施主早些开悟, 莫在痴迷, 乱造杀孽!”

“哈哈……, 我早就开悟了, 悟出的道理则是称雄武林。”

“阿弥陀佛!” 智化掌门又一声佛号道: “施主! 老衲用自身躯体, 换你禁杀如何?”

“好啊! 让我先杀了你再说!”

“施主说话算数吗?”

智化掌门话音方落, 达摩堂主及值日僧已急急喊道: “掌门, 你……!”

“你们听着, 本掌门要为天下苍生, 略尽绵薄之力, 用我的生命换施主的好生之德, 不足为惜, 你们均不得胡来, 我死后, 让施主安全离开, 听到了吗?” 智化向众僧道。

“掌门你……?!” 众僧又欲阻止掌门。

“听到了吗?” 依然是威严的问声。

众僧万般无奈地低声道: “是!”

智化掌门转身向那残肢令主道: “施主! 你动手吧!” 说罢, 双手合十, 祥目已闭, 已盘腿打坐在少林寺门前。

那残肢令主似乎对这场面毫无感染, 依旧晃动身形, 手

中残肢怪刃已然使出，招法确实诡异，狠辣，直取智化掌门性命！

恰在这时，突然传出一声狂喝：“掌门！他不是残肢令主，莫……。”

喝声未落，智化掌门在惨呼声中已然倒地。

那残肢令主复又卷上，他每次均是二次出手，只见智化掌门双臂齐齐被削下，双腿已被锯下，胸口一个大洞，鲜血飞溅。

那残肢令主缓缓地转过身，用狠毒的眼神注视着刚才发出狂的地方。

那里还有人影，他心内已感不安，回首狠狠地瞪着少林众僧，忽然，身形暴射而去……

少林众僧回过神来，方才有人狂喝，残肢令主还有真假？疑惑之际，残肢令主已然杳无人影。

“掌门！你好糊涂啊！”达摩堂主智悟已嚎啕大哭，寺内众僧悲鸣不已！

黑面小神乞未想到少林寺掌门智化会如此行事，大惊之下，喊道：“掌门！他不是残肢令主，莫要上当！”自己欲扑身而上。

当他看到少林掌门智化大师已被杀时，心道：我若上去，恐也无济于事，反而误了事！

心念及此，他展开身形，快捷射去！

因此，当残肢令主回首寻找发话之人时，黑面小神乞早已驰出很远。

他一路直返杭州，在路上每到丐帮分舵，他都传下话去，大家莫轻举妄动，听候调遣。因此，耽搁了些时日，他

到了江南东方府时，九大门派已陆续前来复仇。

讲到这里，黑面小神乞端起茶壶，一饮而尽。接着，又将杯中茶水，又饮进肚中。

众人听罢，已然明白怎么回事，纷纷开始商议对付之策。

小玩童道：“那邪怪书生当真可恶，更可恶的要算那个什么百变老叟，给邪怪书生易容后到处杀人放火，给令主栽赃抹黑，等我遇到那老头，我先把他脸上的皮削下来，看他以后再百变，千变的。”

杨旭道：“智星道人，你看该如何解决这事？”

智星道人沉思片刻。

“令主！依我看来，最好的办法是摸清那邪怪书生下一个目标。然后，等他上门。可是，据长老所言，他的目标是九大门派，可现在九大门派俱都寻上门来，因此，以逸待劳之计已不能再用。”

小玩童插话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我怎么听得跟没说一样，连篇俱是废话！”

智星微微笑了笑，没有与小玩童争舌。

“令主！我见那邪怪书生的招法，显然是不大熟练，因为他每次均得下两次杀手，才能奏效。但他确实对残肢绝学下功夫研究了一番，否则，黑阴邦主绝不会草率行事！”黑面小神乞向杨旭说道。

杨旭点了点头，脸上透出一丝冷笑。

这时，智星道人忽然近得杨旭身前，俯耳言语一番，只有最后一句才让众人听见。

“……，令主你看如何？”

杨旭竟赞许地点头示意道：“好！就依你的计划行事则可。”

小玩童嘴里嘟嘟自语着：“人家都说狗头军师，果不其然，什么事都嘀嘀咕咕，搞那么神秘干什么？啰嗦！”

葛地——

府外传来打杀声。

众人均是一愣，他们是来寻仇的，残肢令主又没出去，那九大门派同何人厮杀呢？

“智星！快去看看怎么回事？”杨旭道。

智星道人闻声已疾射而出，小玩童紧随其后，口中还在喊叫：“老道！等等我！”

二人出得门来，只见一道白影同一群僧道在厮杀，而且身手不凡，娇叱声中，眼看有个尼姑要命丧当场。

“可人儿！不可下杀手，快快退回！”智星已认出是东方可人，急忙大喝。

东方可人闻言，急忙收剑，身形一掠，已到府门阵前。

智星出阵，道：“可人儿！随我来。”

东方可人随他二人左拐右转已进府门。

“东方姐姐，你的身手好棒啊，想必那西狱之主教了你不少绝招吧？”小玩童问道。

东方可人微笑地点点头。

“东方姐姐，有机会你再教给我，你看如何？”小玩童轻声又问。

东方可人轻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小玩童欣喜不已，向厅中大喊：“东方大姐姐归府喽——！”

东方可人轻拍了他肩膀一下，道：“调皮！”

小玩童冲她作鬼脸，已先入厅中。

杨旭已立起身来，东方可人轻盈地迎上去，玉手一牵杨旭。

“旭哥哥！我回来了！”说完，脸上透着羞赧的红云，双眸含情地盯着杨旭。

杨旭高兴不已，忙拉她坐下。

“旭哥哥！外面来了好些人，而且口出不逊，骂你是……，恰好我过来听到，一急之下就动起手来，若非智星道长急喝，恐怕就杀掉他几个人了。旭哥哥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东方可人疑惑地看着杨旭。

杨发向她讲了一番，东方可人已然明白。

“幸亏我没杀他们，否则，事情更麻烦了！”东方可人向众人道。

大家又询问了一番可人儿学艺的情况。听东方可人讲毕，均为她高兴万分。

杨旭忙正色地道：“诸位！方才我们一番计划，智星道人已想出应敌之策，事不迟宜，我分派完毕，大家赶快行动吧！”

厅上顿时鸦雀无声。

杨旭一一分配安排完毕，大家已分头行动。

“可人儿，芳妹！你俩到最后可要把戏扮得逼真些，这样人家才会相信的！”

东方可人和黄黛芳抿嘴一笑，点头应是。

“好！你俩和智星道人随我出去应战吧！”说着，转身已向外观去。

东方可人、黄黛芳及智星道人随后而去。

四人出得阵来，九大门派的人已蜂拥而上。个个显得怒火冲天，恨不能把杨旭碎尸万段一般，有些人已跃跃欲试。

峨嵋派渡缘一心要替掌门报仇，奋不顾身地攻向残肢令主杨旭。

杨旭也不客气，丝毫没有争辨什么，腾身而起，快捷地迎向渡缘，凌空一掌将她击退，“啪！”地轻响，他已干净利落地倒掠回原来的位置，露了一手极纯厚的功夫。

渡缘倒飞落地，蹬蹬蹬连退数步，方稳住身形，脸色稍白，呼吸也很急促。他早知道，这一掌，杨旭只用了三分的功力。

渡缘想再出手，已被一旁的渡难阻止。

双方已成对峙的局面。

“狂魔！你这毫无人性的东西，我们掌门的仇今天非报不可！武当的新任掌门无尘道长向杨旭恶狠狠地说道。

九大门派均双目带杀，狠毒地盯着杨旭。

“阿弥陀佛！孽障！难道你还痴迷不悟？我那掌门体恤苍生，为不让你乱杀造孽，被你平白杀死，你竟继续为非作歹，本堂主今天要为本寺掌门报仇！”达摩堂堂怨毒地斥责残肢令主杨旭。

接着，九大门派之人七嘴八舌怒斥不断。

杨旭忽然冷声道：“九大门派的人听着，本令并非杀你们掌门的凶手，确系有人假冒所为，但是，事已至此，本令知道如何解释都说不清，因此，只好将来用事实来回答。今天，我的人不会插手此事，你们九大名门，有何手段，尽管使出。我奉陪就是！”

九大门派的人除丐帮外，其它八大门派均已至场中，而丐帮的人亦到了，只是站在远处观察着场上的动静。当杨旭说到他们的掌门不是杨旭所为是，八大门派中又传出一片怒不可遏的斥骂声：

“魔鬼！你休想抵赖！”

“狂魔！我们亲眼所见，你还在此狡辩！”

“杀人不认帐，岂有此理！”

“杀了你，你就知道我们九大门派不是好惹的。”

.....!

.....!

怒斥声、喝骂声不绝于耳！

东方可人和黄黛芳几次均欲出手，都被残肢令主阻挡而回。

“旭哥哥！他们欺人太甚了！”东方可人气的娇躯乱颤，咬牙向杨旭道。

“你们不可胡来，要以大局为重！”残肢令主杨旭再次叮咛她们。

渡缘再次斥道：“血债血还，今天就是你还债的时候！”

杨旭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各位请便吧！”

“还我掌门命来！”

渡缘怒火攻心，不顾安危，已再次扑向杨旭，她不再以掌攻，而是抽出峨嵋镇山之宝，黑心木剑刺向杨旭。

剑化点点寒星，欲杀杨旭而后始甘心。

杨旭只是轻巧地闪过剑锋，斜身一掌反击渡心左肩，强弱之分甚为明显。

“师妹快躲！”

渡难深怕渡缘再被残肢令主杀死，不再顾及身份，已掠身抽剑，加入战圈。

双方大打出手，劲风呼啸，刮体生寒。但是，细心的人可以看出，杨旭所出招式，均以躲闪为主，丝毫没有进攻之势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达摩堂主知道残肢令主非浪得虚名，深恐峨嵋派再损伤人，已转向武当新任掌门无尘道长，道：“此人杀死九大门派掌门，已狂野入魔，无尘道长，为天下苍生，贫僧决定出手伏魔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一脸长髯，仙风道骨的王尘道长也还礼道：“贫道与堂主不谋而合！”

达摩堂主点头，随即转身道：“罗汉阵掠阵，今天不能放过这狂魔！”

少林寺众僧会意，马上引导十八罗汉掠于四处，严阵以待。

达摩堂主智悟转向各大门派新任掌门，道：“恶徒狂妄狠毒，无端造下无边杀孽。我们身为各门正派，也受牵连，因此，我们再不能做壁上观，还望众掌门合力诛之。”

众位新任掌门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，一则各派掌门均遭这残肢令主所杀，二则，残肢令主口出狂言，要独霸武林，他们担心他将来凌驾自己门派头上。因此，听到达摩堂主所言，无不支持赞同。

眼看一场空前的武林浩劫即将发生……

步步追杀，邪怪露相

一声轻喝，虚幻的身影平飞而起，少林寺达摩堂堂主露了一手精湛的轻功，他亦抢身加入了围攻残肢令主的战圈。

各门正派，自恃身份，若非杨旭击败达摩堂主智悟，他们也不愿一拥而上，群起而攻之。时下只在四周游动，等待机会增以援手。

残肢令主杨旭见智悟加入战圈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如你们全部都上吧！”口语狂傲，仿佛丝毫未将八大门派放在眼中。

达摩堂主智悟凌空向残肢令主杨旭劈出一掌，掌势凶狠，扫向杨旭肩头，还冷笑道：“狂魔！你死到临头，口舌仍如此狂妄，其心可诛！”

残肢令主杨旭微闪之下，已避开掌风，依旧谈笑风生地道：“名门正派，不了解内情，自以为复仇名正言顺，理由冠冕堂皇，乱逼仇家，本令解释不消，只好先委曲你们了！”

言外之意，好像要对名门正派的掌门有所行动，因此，用了委曲二字。

也就在这时，东方府内已冲出无数家将护卫，整齐地排成两排，每前后二人，均抬了一付担架，二八一十六，正好八付担架一十六个人。

名门正派人士均感诧异，不知他们抬出担架意欲何为，有何图谋！

突然——

残肢令主杨旭大喝一声，身形蓦地暴高十余丈，一个倒翻斛斗，行云流水般快捷地冲了下来，右手手掌化刀式，一股劲道成形，直劈达摩堂主智悟的胸口。

达摩堂主智悟但觉此掌来势急猛，却又不带任何破空之声，已知此掌必是难以应付，当下运出少林“摔碑手”来对抗。

谁知他尽力推出一掌之际，残肢令主杨旭身形却如腾海狂龙暴扫而至，一拳三掌尽劈达摩堂主智悟，口中自语：“懒驴打滚！”

果不其然，达摩堂主智悟未曾想到残肢令主杨旭的身形变化如此快捷，想回身自救已是不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滚地而避。

然而，他是少林寺达摩堂主，为维护少林尊严，这脸可丢不起，强挺身形欲硬接杨旭那疾猛无比的掌式。

无尘道长见状大急，大喝：“达摩堂主！硬接不得！”

话落同时，长剑抽出，直刺残肢令主杨旭的胸口，想以此逼住杨旭的攻势。

残肢令主似早有准备，怀中一探，一把短小的残肢怪刃很轻巧地拨开刺来的长剑，攻势仍未停顿，直罩达摩堂主智悟的背面大空门。

渡难此时也不顾一切地刺出一剑，剑走诡异，想剑刃残肢令主。

三人各凭功夫撞于一处，猝然暴开，“啪！”地一响，达摩堂主智悟仍无法避开，被残肢令主杨旭一掌打得往前踉跄，滚落地面。